肉蒲團/第九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八回

肉蒲團
第九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十回

卻說權老實的妻子，名叫艷芳，是個村學究之女，自小也教她讀書寫字，性極聰明。父母因她姿貌出眾，不肯輕易許人。十六歲上，有個考案首的童生央人作伐，父親料他有些出息，就許了他。誰想做親一年就害弱病而死，艷芳守過週年，方才改嫁給權老實。

此婦雖好淫，頗知大體，每見婦人有淫佚之事，就在背後笑她。嘗對女伴道：“我們前世不修，做了女子，一世不出閨門，不過靠著行房之事消遣一生，難道好叫做婦人的不要好色？只是一夫一婦乃天地生成，父母配就，與他取樂自然該當。若要相處別個男人，就是越禮犯分之事，丈夫曉得要打罵，旁人知道要談論。且無論打罵不打罵，談論不談論，只是這樁事體不幹就罷，要幹定要幹個像意。畢竟是自家丈夫，要做事體兩個脫衣上床，有頭有腦，不慌不忙的做去，做到後來方才有些妙境。那慌忙急促之中只圖草草完事，不問中竅不中竅，著題不著題，有些甚麼趣味。況且飢時不點，點時不飢，就像吃飲食一般，傷飢失飽反要成病。那走邪路的女子，何不把後來相情人的眼睛留在當初擇婿。若要慕虛名，揀個文雅的；若要圖外貌，選個標致的；若不慕虛名，不圖外貌，單要幹房中的實事，只消尋個精神健旺氣力勇猛的，自然不差。何須丟了自己丈夫去尋別個？”那些女伴聽了都道：“過來的人，說話自然不同，句句親切有味。”

怎見得她是過來的人？她當初做女兒的時節，也慕虛名，也圖外貌，也要幹實事。及至

嫁了那個童生，才也有幾分，貌也有幾分，只道是三樣俱修的了，誰想本錢竟短小不過，精力又支持不來。爬上身去肚子不曾猥得熱，就要下來。艷芳是個勤力的人，那里肯容他懶惰，少不得作興鼓舞，又要聳擁他上來。本領不濟之人，經不得十分剝削，所以不上一年就害弱症而死。他經過這一番挫折，就曉得“才貌”二字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，三者不可得兼，寧可舍虛而取實。所以後來擇婿，不要才貌，單選精神健旺，氣力勇猛的以備實事之用。看見權老實，生的粗粗笨笨，精力如狼似虎，知道是有用之材，所以不問貧富，就嫁了他。起先還單取精力，不知他的器械何如。只說力雄氣壯之夫，不必定用長槍大斧方能取勝，就是短兵薄刃亦可摧鋒陷陣。那裡曉得竟是一根丈八長矛，所以艷芳喜出望外，自從嫁他之後，死心塌地依靠著他，不生一毫妄念。因他生意微細，日進不多，終日替他絡絲，每日有一二錢進益，故權老實得以清閒度日。

只因那一日合當有事，掀開簾子與對門婦人說話，未央生從門首經過，把她細看兩番。她因眼睛近視，只看見有個人影在門前過來過去，卻不知道面貌何如。誰想倒被對門婦人看了一個像意。那婦人有三十多歲，丈夫也是販絲賣的，與權老實一同去賣，雖不合本，倒像伙計一般。這個婦人面貌雖醜，性子甚淫。一來因招牌不好，沒人想她；二來因丈夫凶狠，略有差錯，不是打就是罵，所以還慎法，不敢胡行。那一日，把未央生看得清清楚楚，待他去後，就走過街來對艷芳道：“方才一個絕標致男子走來走去，看你兩次。你曉得麼？”艷芳道：“你知道我的眼睛可是看得人見的，我坐在這邊，哪一日沒有幾個男人隔著簾子看我，便捨他看看罷了。曉得他做甚麼。”婦人道：“往常的男子，你這樣人物直不得捨與他看。方才這一個，就等他看了三日三夜也是情願的。”艷芳道：“怎麼這等說，難道有十二分人才不成？”婦人道：“豈止十二分？照我看起來，竟有一百二十分。我終日立在門前，看了許多人，並不見有這樣標致的。臉上皮肉，隨你甚麼東西沒有那種白法。眉毛、眼睛、鼻頭、耳朵，那一件不生得可愛？身上俊俏竟像個絹做的人物一般。就是畫上畫的有這般標致，也沒有這樣飄逸。真教人想思。”

艷芳道：“好笑大娘說得這樣活現。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男子，就有這樣男子，他是他我是我，想他做甚麼？”婦人道：“你便不想他，我看他好不想你，出神出智，好像落魂了一般。要去又捨不得去，要立又怕別人知。沒奈何，只得走過去一會，又重新走轉來。臨去的時候又去看看。你道可憐不可憐？你不曾看見，自然不想他，我看見他，就替你患起相思病。”艷芳道：“只怕他那種光景不是為我，是為你。你自己相思不好說，得故意把我來出名。”婦人道：“我好副嘴臉，他肯為我？其實是為大娘，大娘不信，他少不得還要來走過，我遠遠望見他來，就知會大娘。大娘把身子立到外面，一來好看他，二來等他也好看你。”艷芳道：“且等他走過的時節再做道理。”婦人又說許多話，方

才過去。艷芳到第二三日，倒也留心要看，不想過了許多日，再不見來，也就丟開了。及至這一日，來買絲，看見這副標致面貌，自然再想起前話來。等他去後，心上想到，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？論他外貌，果然是第一品男人，但不知內才何如。他方才有一句巧話，說今天就夾開來試他一試，雖然是說銀子，卻是雙開二意。萬一今晚當真走來，我還是拒絕的好，收留的好？終身的名節，壞與不壞，就在這一刻定局了，不可不自家斟酌。

正在躊躇，只見對門的婦人走過來道：“大娘，方才買絲的人你認得麼？”艷芳道：“我不認得。”婦人道：“就是我前日說的。你難道不明白，世上那有第二個男子像這樣標致的？”艷芳道：“果然標致。只是忒輕薄些，不像正人君子。”婦人道：“大娘又來道學了。世上那有正人君子肯來看婦人的？我們只取人物罷了，又不要他稱斤兩，管他輕薄不輕薄。”艷芳道：“是便是這等說，只是在人面前也該穩重些便好。方才做出許多調戲來，虧得我家主不在，若還在家，看見怎麼了得？”婦人道：“怎麼樣調戲你？對我說說。”艷芳道：“總是不老成，說他做甚麼。”

那婦人是個極淫的，聽見“調戲”二字，不知怎麼樣要摟她親嘴，扯她做事，就不覺搖頭擺尾，把手在艷芳身上左捏一把，右敲一下，定要她說。艷芳被她纏不過，就回他道：“方才是兩個人，一齊進來，難道有甚麼別樣？調戲不過就是說話之間眉來眼去，做些勾搭人的意思就是了。”婦人道：“這等，你也該露些好意回答他。”艷芳道：“我不罵他就夠了！還有甚麼好意回答他？”婦人道：“這就是你的寡情了。不要怪我說，倘這樣標致女人，他那樣標致男子，真是天生一對，地生一雙，原該配做夫妻才是。既不能夠做夫妻也該相處，了了心願。我想權大爺那樣人物不是你的對頭，一朵鮮花插在牛糞堆上，也覺可惜。他若再來，我就走過來替你做媒，若把好事幹得一兩遭也不枉為人在世。”

她一邊講，艷芳一邊算計道，看這婦人心上愛他極了，我就要做這樁事，她住在對門，若不把些甜頭到她，她豈不壞我的事？我如今不知那人的本事何如，不如讓她先弄一次，只當委她考試一般。若還本事好，我然後上場，不怕這樣醜婦奪了我的寵去；若還本事不濟，我就一頓發作起來，趕他出去就是了，依舊不曾壞得名節，何等不妙？主意已定，就對她道：“這樣事我其實不做，他若再來，倒不要大娘替我做媒，待我替大娘作伐，等你兩個做幾遭好事何如？”婦人道：“豈有此理。莫說大娘這句話未必出於本意，就是出於本心，我這樣醜貌他那里肯要？大娘若有好意，除非你兩個弄下了手，一遭兩遭之後我故意撞來，大娘只說不好意思，扯我也幹一遭。這還使得。”艷芳道：“我這話

不是假話，有個做法在這邊。我方才被他歪纏不過，要拒絕他又放不下臉來，他方才臨去的時節說一句巧話，今晚就要摸來也不可知。如今你家男子與我家男子一同買賣去了，總則這裡沒人，你今晚竟鎖了門，到我這邊來睡。預先吹滅了燈，待我躲在暗處，他若果然來，你竟假充了我同他睡覺。他在暗地裡那裡曉得是你，只當替我做了一個人情，又保全了我的名節，不致有虧。何等不妙？”婦人道：“這等說是你許他來的了？我如今心上被你說得癢不過，要辭也辭不得了。只是一件，你為甚麼許他來又不肯同他幹事？從來的節婦那裡有這樣做法的？”艷芳道：“不是我假仁假意，定要做這掩耳盜鈴之事。不瞞大娘說，房事的滋味，我也嘗得透了。隨你有本事的，也趕我自家的男人不上。吃過大宴席的些須東道看不上眼，葷不葷素不素，不如不吃的妙。我所以不肯累這個虛名。”婦人道：“你的主意我知道了，權大爺的本錢是一方有名的，你被大楦頭楦過了，恐怕那楦週鞋的小楦，撩不著大人的鞋幫，所以要我做個探子，替你探探消息的。我想這事在我也沒有甚麼折本。只是一件，也要等我幹個像意，不要在要緊頭上，你又自己衝上陣來，使我進退不得。自古道‘齋僧不飽不如活埋’，這句話你須要記得。”艷芳道：“料想沒有這等徼幸的事，你且放心。”兩個商量定了，只等臨期行事。這也是那奇醜的婦人一時的造化，奉了這個美差。一個簇簇新新改造出來的楦頭，是她這雙皮鞋楦起。要知寬窄何如，少刻楦時便見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